

洛 阳 名 家

清明时节思纪老

□葛高远

2008年4月,《洛阳日报》庆祝创刊60周年,一位86岁的老人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回来,就为参加这个庆典。也是借着这次庆典,他又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伊川,为全县新闻工作者上了一堂新闻写作理论课——写真人、写真事、写真理。此后,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他再没有踏上过家乡的土地。2016年7月8日,94岁高龄的他离我们而去。时光荏苒,转瞬6年过去了,我们怀着敬仰之情迎来了他的百岁诞辰。

他就是人民日报社原记者部副主任、全国十大名记者之一的伊川籍人士纪希晨。1922年,纪老出生于伊川县平等乡辛营村。他勤奋好学,思想进步,15岁便树立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成为一名立场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6岁那年,满怀革命热忱奔赴延安。他1945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任人民日报社四川记者站站长、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等,1987年参加创办《中国老年报》,任第一副总编辑、社委会主任。革命征程千万里,战火硝烟造英雄。纪老用对党和人民无限的忠诚,记录着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洪流巨变和日新月异,也在无形中树立了一辈辈新闻人英勇高大的形象。

纪老是我尊敬的长辈,更是我新闻工作道路上的恩师。1992年,我在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街道办事处负责宣传报道工作。为了向纪老学习,我到人民日报社的家属院找纪老。很不巧,纪老不在家。一脸的沮丧被好心的门卫看到,他建议我留下联系方式,回头转告纪老。

尽管在留言条上加粗写了“伊川老乡”四个字,但没有见到纪老,我心里很不踏实。没想到,当晚我就接到了纪老的电话,他先是问寒问暖,然后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新闻写作方面的问题。那一晚,改变了我一生。在纪老的鼓励和教导下,我的新闻写作水平明显提高。

后来,我回到了老家,在鸣皋镇从事新闻工作。我给纪老写了封长信,对纪老的培养表示感谢。一周后,竟收到了纪老的回信。他鼓励我在镇政府好好锻炼,努力学习,并很幽默地说:“你们鸣皋的火烧馍很好吃,小时候跟大人去鸣皋赶集,能让大人给买个火烧馍吃,是最好的待遇了。”

纪老的回信让我感动,我把它当成一种精神鼓励。纪老还告诉我:“我们的宣传,是为党的事业鼓劲的,要坚持党性,导向不能偏。”

2004年,我的第一本新闻文学作品集集集等待出版,我把书稿挂号寄给纪老,希望他能给这本书写个序。一个月后,纪老给我寄来了他用《中国老年报》的方格稿纸一笔一画写下的鼓励文字,题目是《成才之路》。以这个名字作序,既是肯定更是鼓励,作为纪老的晚辈同乡,一种向上的归属感成了我更加努力工作的强大推动力。

2005年,纪老再次回到家乡,兴致勃勃地登上了九皋山。看到家乡的变迁,他喜不自胜,回到北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伊川的变化》。当年8月、12月,我和同事两次到北京纪老家中采访。纪老很高兴,跟我们讲新闻,领着我们参观他的书房。正是在那期间,我了解到以前不知道的很多事情,特别是纪老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采访回来后,他写成了2000多字的通讯《晨曦辉煌好风光》一文,发表在2006年第2期全国核心期刊《新闻爱好者》上。

回顾与纪老20多年的交往,他始终以一个平凡老者的身份教我新闻知识,教我做人的道理。每次他的新闻专著出版后,总是庄重地写上名字,从北京邮寄给伊川老家的我。每次回到伊川,他总是惦记着叫上一叙别后之情。纪老年长我近百岁,却与我有着很多共同语言,我们是标准的“忘年交”。

纪老的人生精彩而丰富,是一本经历了炮火洗礼永不褪色的书。纪老的新闻思想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乡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工作者,纪老走了,不仅是家乡的一大损失,更是我们新闻界的一大损失。

2002年,纪老在80岁生日时写过一首诗《八十自述》,虽已过去20年,但对纪老来说,仍不失为他一生很好的总结:

回顾八十征程 经历三大战争
战火洗净灵魂 淡泊名利终生
撰写新闻百万 纪实时代踪影
创办老年报刊 弘扬敬老传统
昂首仰望蓝天 无愧喉舌一兵
时值清明,借纪老百岁诞辰之际,谨以此文纪念。

——编者

家 风 训

久久的思念

□牛正杰

母亲离世已二十年了,二十年来,不管走到哪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存生活,心中总有母亲的样子、母亲的嘱托,总有一份责任、一种动力、一股勇气,也有那无尽的思念……

当时,我要随县里考察团赴香港,匆匆回家看望了患病多年的母亲,她还叮嘱我路上小心。怎料,刚回到县城,三姐打来电话说母亲病重,再次赶回家中已是阴阳相隔……第二天,随考察团远行,之前向往的蓝天白云间飞翔、都市繁华再也无法吸引我,心中唯有撕心裂肺的伤痛。

母亲名叫闫玉娥,1927年10月21日生于孟津朝阳回凹村一个小户人家,家中姐弟四人,她排行老大。外公在小舅三岁时离世,外婆撑起了这个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小小年纪的母亲肩上也扛起了重担。但困苦的生活、不幸的经历,也造就了她的坚韧干练、外柔内刚、勤劳节俭、果敢周全的性格。

母亲的能干是全村和亲戚们公认的,不管

谁家有了婚丧嫁娶红白大事,母亲总是过去帮忙,不是缝衣裳被就是在厨房干活,一边忙碌一边安排指点,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从容不迫。在母亲的认知中,悲善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唯有用自己的勤劳尽力,才能让所有的事情尽可能周全圆满。串亲戚是小事,五月端午送油条,中秋节送枣糕花馍,这些都是母亲的拿手活。临近这些节日,她总是走东家串西家帮忙,好像“生怕拿出去的东西丢了我们的脸”。

小时候,母亲教会我吃亏是福的道理。她总问别人需要什么帮助,即便遇到一个讨饭的人,也会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拿给人家,哪怕自己家里也不多。到邻居家借面的时候,总是拿一个小碗,还的时候总是用家里最大的碗盛,借鸡蛋也是挑最小的还最大的。饥饿是小时候最深的记忆,每年中秋节,全家都会分食一块月饼和炒子牛肉,母亲总是把均等的七份分给我们姊妹七人,把最小的两份留给她和父亲。当时的日子就是那么清贫,但时时处处有温馨有亲情,有人间至爱。

梨花风起正清明

□文雪梅

水喝,年轻貌美的祖母深深吸引了祖父的目光。就这样,在梨花盛开的季节,祖父骑着一匹枣红骏马,带着祖母横跨大半个中国,落脚到现在的山城,从此,过上了安稳、恬淡的日子。

可惜,祖父没到四十岁就离世了。从那时起,在每年清明,总会掀起祖母心底不可触碰的思亲之情,她常常坐在院中央的梨树下凝视满树雪白的梨花发呆、流泪。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今年清明节前,因脑出血住院两月有余的大姨并不知,她已经失去了同样瘫痪在床数年的老伴儿。

送别大姨夫的那天,满树梨花开出一片雪

白,春天的气息浓郁而美好,可是,在我眼里,却感觉这个春天好忧伤。姨夫的撒手人寰于大姨而言,成了这个春天最大的秘密。

周末,我抽空去医院看望大姨。大姨对我说:“赶紧好了吧,让我早点出院回家,给你姨夫做饭!”看着大姨走路还跌跌撞撞,满头白发,一幅憔悴模样,我的心像被什么卡住一样难受。

人的生命犹如草木一般,稍不留神,就会在岁月的流逝中枯萎。经历清明多了,人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明”,活到一定年纪,更会懂得生命的意义,学会看开,放下,珍惜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从容、坦然迎接人生的下一个清明。

我们的节日

时节寄长情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传统节日,扫墓祭祖、踏青郊游自古传承。然而眼下国内多地疫情高发,市疾控中心提倡减少非必要出行,让我们文明祭扫、追思故人,期盼早日疫去安来。

——编者

峥嵘岁月

天地长存英雄气

□陈明珠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历史如明镜,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历史也如清泉,洗濯我们心灵的尘埃。

感谢新安县的朋友,赠送我《红色新安——新安革命简史读本》。阅读着一件件重要的历史事件,触摸着一个个鲜活的党史人物,追寻那一段段凝固的时光,回望血与火的历史天空,那些用生命

和鲜血染红的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让我在崇敬中一次次接受着精神的洗礼。

新安是豫西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无数的革命志士英勇献身。在新安县烈士陵园,纪念碑、展览馆、大型广场,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场所。除此之外,北冶、五头、正村、石寺、石井、仓头、铁门等镇都修建有烈士陵园。

查看史料,让我内心沉痛的是,很多烈士都没有留下名字。北冶镇石山村烈士陵园,10名烈士,其中一名连长姓苗,其他人姓名未知。石井镇烈士陵园,除了石井镇籍的17名烈士,还有牺牲在该镇未留下姓名的42名烈士。五头镇马头烈士陵园,7名烈士,名字无人知晓,甚至连部队番号也不清楚。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英雄,以生命和信念书写英雄本色,以热血和英勇换来山河壮丽。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清明时分,我们形成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传统,那就是怀着敬仰之心,铭记历史,缅怀英烈。

我曾多次去烈士陵园参加纪念活动,在英雄纪念碑前鞠躬默哀,在烈士墓前聆听红色故事,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擦亮初心;也曾在细雨霏霏、松涛呜咽中,献上一枝寄托哀思的白菊花,对着他们说,昨天的你,是我仰望的丰碑,今天的我,有幸活在你向往的新中国,努力不负你期冀的模样。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峥嵘岁月远去,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先烈们的生命永不凋谢,沉淀下来的精神力量化作不变的红色基因,深植心间,融入血脉,成为中华民族永远不会枯竭的滋养源泉。历史的天空,血染的战旗迎风飘扬,而今,新时代的中国人民更加自信,继往开来,踔厉奋发,砥砺前行。

民俗民情

北邙山上话清明

□陈建东

古人有云:生于苏杭,葬于北邙。自古到今,北邙山上大大小小的坟冢,堆了平,平了堆,葬下了不知多少位亡故先人,无人说得清,无人道得明,正如唐代诗人王建诗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洛阳人话儿也说,邙山没有卧牛之地,这似乎一点也不夸张啊!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今人常引用这句古诗,来表达对已故亲人的怀念之情。先人亡故,后代人自然要纪念追思,这是人之常情,由来已久。帝王将相有清明节祭叩先祖之礼,民间也效仿其行,久而久之,扫墓祭祖也就成为清明节的习俗而沿袭至今。

以前,老洛阳人上坟比较早,农历二月初三便已开始,不同姓氏上坟的时间也有所不同。城里人因工作上班,大都会选择周六周日去上坟,断断续续,一直会持续到清明节。乡村里,家族大的,上坟时往往会倾家而出,大大小小几十口,成群结队,浩浩荡荡,排场很大。

我上学的时候,每年清明节这天,学校会组织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到洛阳烈士陵园或朝阳市烈士陵园参加扫墓祭奠活动,学校会提前订购一个花圈,要求学生自制一朵小白花,排队步行前往,听报告、记烈士事迹,回到学校,还要写一篇瞻仰烈士陵的作文,以示对革命先烈的哀思。

如今上坟有了新变化,因为保护环境,鞭炮不能放了,而供品变成糕点、水果,还有的人身在外地,就通过网络祭扫。学校出于学生的安全考虑,也很少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了,而是倡导学生通过网络献花祭奠先烈。昨日,市民政局发布通告,暂停现场祭扫活动,倡议市民群众通过居家追思、网络祭扫等方式缅怀先人。祭扫贵在心意,缅怀重在情系。无论祭扫的形式如何千变万化,人们对先烈、已故亲人的追念敬仰之情始终没有变!

至 爱 亲 情

不知不觉,又是一年清明节如约而至。

清明,只是一个词。清,有水便清,清澈见底,纯洁无瑕。明,日月为明,不言而喻就是明亮的意义。《岁时百问》中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而我总感觉这两个字别具一格,有种情愫在里面,这么两个干干净净的文字组合在一起,本就意蕴悠长,充满诗情画意,让人豁然开朗,似乎春天就在眼前。

“梨花风起正清明。”清明的味道总是含蓄和怀人的,这个时节,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思念起故去的祖母来。那年,祖父无意中在祖母家讨